



榮譽院士金聖華教授講辭

今天，值此香港中文大學頒授第十一屆榮譽院士的日子，我謹代表各位領受者向大學致以衷心的謝意。多年來，我擔任中大榮譽院士與榮譽博士盛典的讚辭撰寫人，不知多少回，曾經站在講台的另一端，向各行各業的翹楚致敬；如今，竟然走到講台的這一端來領受榮銜，欣喜之情，實在難以言喻。本屆榮譽院士領受者張樹庭、馮兆滔、利漢楨、羅德承、楊明標諸位先生，歷年來都對中文大學貢獻良多，能夠與他們同獲殊榮，更使我感到無比的榮幸。

回首往昔，我與中文大學結緣，始於在中大前身崇基學院就讀的日子，迄今已超越半個世紀。一九六五年我從國外學成返港，加入中大執教，至二零零五年退休，一轉眼足足四十個年頭。第一個十年，有人問我在哪裡工作，我欣然回答：「中文大學」，當時深感躊躇滿志。第二個十年，有人提出同樣的問題，我依然如此作答，自覺一切理所當然。第三個十年，有人再問：「你還在中大呀？」我赧然回答：「還在」，當時竟稍感心怯，認為有才之士，早應鵬搏萬里，展翅翱翔。到了第四個十年，再有人問，我卻傲然作答：「不錯，我還在中大！」這時終於明白，原來自己追隨中大的足跡，同步成長，休戚與共，多少年春來秋去，竟可見證時代的變遷，參與歷史的演進，可說是機遇難求，何其幸哉！

不錯，悠悠韶光四十載，在同一所機構，而且是素有象牙塔之稱的高等學府工作，不免令人感到囿於小圈，變化有限，並與塔外的真實世界相隔甚遠。其實，正因為植根中大，多年來才能心無旁騖，日日與書本為伍，時時跟年輕人為伴，從而在思想的境界中，拓展遼闊的領域，無限的空間；在生活的常規裡，顯現無窮的生機，無盡的創意。

是中大培育了我，滋養了我，正如栽培其他千千萬萬的學子，扶植代代輩出的學人一般。在此背山面水的優美校園裡學習或執教，其實是得天獨厚，備受恩澤的。四十年前，中文大學獨具遠見，最先創設了海內外唯一以翻譯命名的學系，如今，當年的副修小系，已成為獨當一面，馳譽遠近的主要學系；當初的譯道，是一條人踪稀少的鄉間小路，如今的譯道，已成為一條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了，身為當年創系的成員之一，眼見母校的高瞻遠矚，洞悉先機，怎不深感欣慰？

大學其實不是象牙塔，而是瞭望台。在這座台上，因為登得高，才能望得遠。中文大學栽培的師生，時刻都不忘與時偕進，造福人群。以個人經歷為例，在大學浸淫的漫長歲月裡，除了教學與研究之外，更有機會參與各種校外文化活動，投入不同社會服務中。回歸前加入香港政府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的工作，尤其令我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，雙語立法的要義，以及法治精神的不可或缺。身為香港的一分子，更切身體會到維繫香港自由民主，司法獨立的核心價值，何等重要。



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中文大學是一所享譽國際的綜合性大學，文理兼備，教研並重。這所大學對各科各業，都兼容並蓄，絕不偏廢，正如今天的榮譽院士來自科學、財經、藝術、文學、醫學等各個範疇一般，中文大學在發展尖端科技之餘，也不忘推廣文學與藝術。前不久，正值校園春濃時，校長領導師生在未圓湖畔舉辦遊園會，以音樂、詩歌、崑曲、書法來啟迪眾人的審美心靈，使大家在良辰美景中，切磋交流，細味人生。這樣的一所學府，才是舉辦文學饗宴的理想場所，這也就是自二零零零年起，我為中文大學連續三屆籌辦「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」的緣由與動機。

中大的校園，草木青蔥，繁花似錦。三月杜鵑綻放，四月紫荊盛開，五月的台灣相思，披錦戴繡，一片嬌黃。這樣的校園，多少年來造就了無數鴛侶，我和外子，也在此地相識相戀，半個世紀來攜手共邁人生路。每一年，花開時節，我都想用攝影機一一攝下好春光，只是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。但是，轉念一想，並不足惜，這四季明媚的旖旎風光，早已滲入心中，永誌不忘。

每一個人心裡，都有一座花園，此中花木長春，姘紫嫣紅開遍。回到這座心園，不論遇到什麼逆境，都有勇氣面對；不論遭遇什麼變故，都能沉著應付，從而讓生命美好的一面，永遠延續下去……

我心中的花園，就是永遠朝氣勃勃，永遠青春不老的母校——中文大學。